



江寶鈺

民國46年6月24日

學歷／國立台灣師大博士

經歷／北一女教師

現職／中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

作品／綿綿思遠道不只一扇窗（曾獲80年中山文藝獎散文創作獎）

念舊

江寶賢

所有的東西舊了以後都像醃過的蔬果一樣，出現一種甜酸的味道，親切耐嚼，因為跟著人久了，人所無法捕捉的時間蹤跡，人所無法再現的生活細節，就剩下這些物項作為記憶的依靠，像森森江湖裡的一葉扁舟，是生命的負載也是框定，曾經有過的歲月。這原是骨董的價值所在，但做骨董也要論身份模樣的，有些東西根本不合骨董的條件，如馬桶、破鞋之類；有些東西舊得真不堪留著了，趁早清理完也罷，貼身的如舊衣服，身外的如梳子。有些東西則身份模糊，既攀不上骨董的門檻，對某些人而言，又絕對不可以棄置，因為有一些必須紀念、憑弔的內容存在著。

家裡就存著幾件物項，屬於後者，從小吹到大仍運作如常的大同牌老式電風扇、祖母多年來睡臥的床板，常常陪著我看野台歌仔戲的黑檀木圓高板凳，那個藤矮凳，那個鸚鵡鐘。其中有幾樣愈來愈像跳針的留聲，每一次見到就撩動我想起的情緒……。

鸚鵡鐘

家裡有一個鐘，外型是鸚鵡鳥，原掛在牆上，半數鐘點，它就鑽出來咕地叫一聲，整數鐘

點，咕咕地叫幾聲，像舞曲裡佻巧動人的足尖點逗著的碎步，也像小兒的輕語，趣味盎然。祖母年紀大得可以，聽到了咕咕聲，忘記數點，就總要說：「又一點鐘了。」婚後歸省，遇到我該回自家的時辰，祖母就說，「時鐘在叫妳了，晚了，緊轉去囉！」從來，祖母都不那麼在意真正幾點了，重要的是，時鐘在走著呢，日子在過著呢，該做的事別忘了呢！祖母臥病以後，日夜晨昏躺在床上，光色的微步難以辨識，時間突然變得非常重要，她經常詢問的一句話是：「現在幾點了？」母親乾脆把鐘摘下來，放在祖母床頭。祖母輾轉反側，三不五時就扳著鐘，一個刻度一個刻度地數，現在幾點了？然而她也還是數不清幾點幾分，剛數完的數立刻又忘了，她隨時大力敲床板喚人來敷藥餵食或詢話，前後幾乎才隔幾分鐘之久。

我回家時便陪祖母躺在木床板上，握著她水腫而溫潤細膩異常的手掌，陪著她顛錯了時空的意識聊天，回身踏入我們過去的記憶裡，在記憶裡漫遊。有一次，「歐桑啊，」她喊道：「咱來借問咧，要去岡山的車到點末？阮等很久了哪？」「這是不是岡山？岡山到站末？阮要落車囉。」祖母出生於大稻埕，卻在岡山成長青壯，那是她的第一故鄉，中年以後她隨著母親北上，定居三重埔，每一年她總要回去探望還留在家鄉開腳踏車店的弟弟。勇健的祖母牽著幼時的我下了岡山火車站，在南方澄藍淨亮的天空迎接下走過長長的柏油路，路兩旁搖曳著金黃色的稻香，波浪起伏如樂符與遠方的山巒相錯。臨到上車、下車，時間變得非常重要，人在這時候充滿跟不上、被遺忘的恐懼，而我覺得很安全、很放心，是祖母的臂膀緊緊挾著我上、下車。有時候祖母

不讓我去，舅舅帶著我去送車，汽笛長鳴，我就跟著放聲大哭，就怕車子載走祖母到我看不到的地方，不會再放她回來。

臥病的祖母如今覺得非常地不安了，她顯然迷了路，她反反覆覆說：「拜託，咱來拜託咧，你報我怎樣轉去，要不，乎阮傭一下，你帶我去，我有代誌愛緊轉來去。」祖母要回家了，一生不認得幾個字，依母親奉養度生活，她的口語帶著一貫軟糖似的謙卑。她在精神暢旺的前些年就常常跟我說，伊要轉去囉！回生命的老家，時間到了。夜裡睡覺時有人叫她的名字。但是她還放心不下，希望看著我早早再生個查埔孫！她小心翼翼地把母親為她準備的壽衣從箱底翻出來給我看，下襪繡著粉色蓮花有一種喜孜孜的華麗，她也用我給她的零花買了一串便宜的養珠項鍊給我做紀念禮。

祖母真的要去一個我所不知道的地方了，我不能讓她感到安全，因為我無法挾著她一起走。時間到了未，祖母說，她一心怕有什麼遺落，有什麼耽擱，病痛已進佔她整個身軀，她已不再覺知，痛的是我們，而我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時間到了。

惟一知道的是時間不多了。

握著祖母的手，坐在鸚鵡鐘前，滴滴答答，咕咕又咕咕，我應該祈求時間慢些走，不要走，讓我和祖母在人生的月台站上有多一點的時間相聚，還是我應該祈求時間快些走，不要延滯祖母的痛苦？在我的徬徨猶豫當中，時間還是繼續走，終於，祖母在一個晚春的子夜裡跟守在榻前的

舅舅說：「扶我起來吧！坐一會兒。」舅舅扶了她起來，她就斷了氣，舅舅說，這是「辭土」。接著是一連串沐浴、更衣、移床、入殮。

鸚鵡鐘放回原來的牆上，還是定時噦咕咕，彷彿一切從未發生。一切也不會再發生，歸省的時候，祖母不再跟我說：「時鐘在叫妳囉！」不再追問：「現在幾點了？」「往岡山的車要開未？」

記得契訶夫寫的短篇小說《賭》，故事講一個年輕的律師和富有的銀行家打賭，青春重要，還是財富重要？他們達成協議，律師以十五年的禁錮來換取銀行家的兩百萬盧布，誰知律師卻在時間屆滿的前數分鐘潛逃。人生什麼是重要的？什麼是值得的？以一個早上賺進一千萬是人人求之不得的，但一千萬買不到一個上午。「時間到了，阮轉來去囉！」望著鸚鵡鐘，我想起祖母，想起契訶夫的故事，對於人生，我有了不同的評價。

床板

祖母一直睡在那片床板上。久了，床板的泥黃漆脫落，又很有些地方出現了水浸泡過的棕黑斑漬，疏淺濃淡不一，像上年紀的皮膚，較深較濃的地方結成一層垢底，浮動著若有若無的酸腐味。祖母年事高了以後，膀胱功能漸弱，經常尿急，漏尿在床板上，床板儘管每到過年就刮刷、重漆一遍，積垢卻一年沉過一年。

那年祖母不慎在浴室摔了一跤，從此不再能走路，長時臥病。先是腰背處潰破了一個大傷口，接著是膝部、鼠蹊，護理時敷裹雲南白粉，白粉滲過紗布，浸入床板，於是床板的垢黑斑點又滲上了一層粉白。

祖母去世，母親指著這塊祖母長期睡臥的床板，一邊拭淚，一邊憤聲說：「這麼多年我侍奉她，她說走就走，就留這一塊臭尿酸給我做紀念。」祖母和母親之間的關係一直游走在愛與恨的邊緣，兩個孤獨的女人。祖母早年遭到遺棄，兩個兒子又不善營生，一直由自幼被領養來家，終身未婚的母親奉養，並且為她領養我。母親經常叨念，祖母和這個家是母親未婚的主因，對這一點，祖母絕不領情，「是她自己不嫁的嘛！阮嘛嫁伊嫁。」母親不曾婚嫁的原因始終是個猜不出的謎，她編急求全的個性則人人體會到，自我解事開始，就不知有多少次為母親去尋回經不起呵斥離家出走的祖母，導火線往往是小小的口角，延燎成大火。母親最決絕的話是，為啥要我養你？祖母對與母親這樣怨偶似的生活十分認命，雖然她也生氣，卻有自己的一套看法，她跟我說，有一次她找人起乩，問到前生，神明說她與母親在等待投胎的隊伍中相識，十分投機，決定這輩子做姐妹，沒想到臨出發母親因故必須離開一會，她叫祖母先走，她隨後到，兩個人做母女，母親要養她一輩子。祖母因此覺得怡然，這中間有我不解的生活哲學。

祖母臨到彌留的階段，輾轉叨唸著的，是母親的名字。

我撫觸著床板，它曾經與祖母肌膚相摩多少年，伴著她度過人生最後的痛苦，彷彿祖母的體

溫還從指尖透過來，她那因為水腫而變得異常柔軟的手掌，那經過無數磨難而依然細緻的肌膚，腳掌關節的繭，她從未失去的對人事的笑容，都積儲在這塊木板上。

從南部回來看母親。我陪著母親躺在床上閒聊，語聲低昂像屋瓦上的飄雨，總讓我又想起祖母，在無數寒濕的夜裡為我蓋被子，想起她跟我說過的許多故事，以及她說常常想念死者是不久人世的徵兆，她有一天死了要我不可以常常想她。我幾度也努力地要自己停止去想，誰知卻更想得兇，如此過了一段時間人似乎也並未怎樣。祖母是料到我對她身後的想念吧，所以編了這麼一個「狼來了」的理由教我忘記，我撫摩著床板，沿腮散落的眼淚彷彿獲得慰藉，不再徬徨無寄。

祖母一手撫養我長大，母親長年在外地為生活奔波，和我的關係很是疏離，祖母去世後，因為我們共同的對祖母的記憶，因為我們所紀念著這塊尿酸的床板，母親和我有了許多長談的話題。

板 凳

違章建築的屋子前留下一小片空地做了簡陋的陽台，沿牆面玉蘭花、紅竹比肩娉婷，夕陽的餘靄穿透晾曬在竹竿上的衣服，輕輕地飄拂，這是四月的向晚，隨處點染著雨水浪漫的潮溼。

祖母坐在輪椅上，「妳怎麼有空回來？」這是這麼些天來祖母最清醒的一句話，她記得我在

嘉義上班。

「來看妳。」我說，隨手拿了一個小凳子，在祖母跟前坐下，這個板凳是多年前童稚時就在家了，普通木板，因為釘樁得結實，長年來除了落些漆，始終完好，凳子的高度剛好夠讓我把頭舒舒服服趴在祖母腿上，浸在午後的陽光裡，晚間的星光裡，掏耳垢、抓頭蝨、紮頭髮，或者邊乘涼邊聽講故事，祖母的手溫拂掠過髮梢，經常飄著肥皂香，薰著就睡著了。童幻無邊的夢裡常常有一個慈眉善目的婆婆，護送貪玩迷路的小女孩回家。

祖母的頸椎骨鬆垂下來，我把它捧了上去，它又垂了下來。

「不知奈會這樣？」她問我，微笑著，腫脹地，好像粗心做錯事又找不到原委的小孩。

小舅把手握在輪椅的兩扶手上，俯頭開玩笑說：「阿母哦，我找塊長布條把您的頭綁定，好嗎？」

「好？」我訝然不敢相信祖母說「好」，瞪著眼看小舅找來布條繞過祖母的下巴返繫在輪椅背上。

果然祖母的頸項不再掉下來了，我說阿媽我餵妳吃東西吧，她又說：「好。」記憶祖母向來對口腹不感興趣的，彷彿什麼東西她都不那麼喜歡，我理所當然地全數接收。爲了幫助她長期臥床消化，我削吉利果給她吃，她的嘴巴圓圓大大地張開，充滿滋味地咀嚼吞嚥，不知道吉利果有多好吃，從來不知道祖母喜歡吃吉利果，不只是吉利果，後來我餵食的水果食物，她沒有一樣不

是這樣津津有味地吃。

後來我們知道祖母患的是一種骨質疏鬆症，不能起床，長期臥病導致褥瘡，褥瘡又引起敗血症，大部分時候，她在昏迷狀態，她的傷口愈敷藥愈往深處潰爛。

那是最後一次我坐在那個板凳上，削吉利果餵食祖母，祖母臉上滿足而憨稚的笑容，一時間勾出許多依在祖母身上的舊日往事，我感到從來沒有過的幸福恬靜，在三月向晚的夕陽天。

這個場景在我的記憶裡定格，永遠鮮明，不會消失，而板凳——在這個定格的場景裡唯一還在的實物，當女兒也坐上板凳依在我腿上要我講故事，我想起祖母講過的故事，我開始講，講下去……。

由於遠在南部，我畢竟沒趕上祖母去世的那一刻，但祖母彷彿知道的，她清醒地微笑著，向她最鍾愛的孫女惜別，就在她像小女孩一樣坐在板凳上的時候。

許多人到家裡來疑惑為什麼我總有一些破爛，不肯汰舊更新，我只能微笑道：「有故事的，說不完。」鸚鵡鐘、床板、板凳這些陳舊的物項，認真議價，確實並無價值，只是因為它負載了我生命中的重要內容，有情感的也有知性的啓蒙，這些內容已無法重新書寫，它們遂對我產生無限的價值，它們不再是外在的「物項」，也不再是客觀的「物象」，它們是我的心中無可取代的「意象」，有如祖母。這種種關節，教我怎麼從簡地說給人聽？如果非說不可，就說是「念舊」吧！

評析

顏寬陽

這篇散文，就像它的題目一樣，從題材、語言到情意內容，都是很傳統的散文樣貌；但由於作者所寫的是自己最切身、最真實的經驗。不僅有骨架、有血肉、有毛髮、也有靈魂。文章內有真情實感，外有鮮明形象，便足以動人。從語言來看，文從字順，清新流暢，少有瑕疵。因此與其他作品相較起來，它的實驗創新雖然不夠，卻是一篇頗得文體之正的好作品。